



写
实

彼岸花

张时卫

人生如初见，又见彼岸花。初识彼岸花是在三年前去三十岗的路上，一片草地上有几朵耀眼的红花在风中开得正好，朋友告诉我这是彼岸花又叫“死亡”之花。后来，在环城公园又与它重逢，它在光影里红得妖娆，红得绚丽，我感受到它的极致魅惑与灼热的生命力。

回来后，查阅资料方知，此花学名石蒜，还有一个梵语名字叫曼珠沙华。传说，天帝创造了一种神奇的花朵，花不见叶，叶不见花，花妖叫曼珠，叶妖叫沙华。后来曼珠和沙华相见并相爱了，天帝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生气，将他们一起打入地狱，并且让他们永远不得相见。彼岸花的花语是“悲伤的回忆”。《佛经》中说：彼岸花，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，花叶永不相见，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死。彼岸花开时，如一团火红；花开无叶，叶生无花；相念相惜却不得相见，独自彼岸路。彼岸花，永远在彼岸悠然绽放。我不解经文中深奥的禅理，却偏爱这几句里藏着的通透。想来世间的缘分，大抵也是如此吧。有些人迎面遇上，转身便消散在人海，像檐角的雨珠落进泥里，连痕迹都留不住；有些人隔着山长水远，从未有过一面之缘，却在心里盘桓了一辈子，像老树的根，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蔓延……彼岸花春天长叶时花早谢了，秋天开花时叶又早枯了，倒应了“彼岸花”这名字里的孤绝。也有人这样描述彼岸花：奈何桥上叹奈何，三生石前憾三生，彼岸花下非彼岸，奈何三生彼岸人。关于彼岸花的传说很多，版本也很多，对于花的定义，取决于自己。其实，花本无寓意，是人赋予它们太多的内容……

我觉得“彼岸”是相对于花和叶而言。说它特殊，是因为它的名字特殊，它的生长状态特殊，它的花语也很特殊。我理解你——彼岸花，理解你潜藏的身姿，理解你不为人知的苦衷，理解你的执着，理解你的忧伤，理解你火山般迸发的情。你不再是只在彼岸开花，而是在我眼里与众不同。其实人世间何处不是彼岸？我们总在向往着对岸的风景，以为幸福在遥远



之境。农人向往城市，市民渴慕田园；少年急待成熟，老者追忆青春。待真的抵达了所谓的彼岸，才发现它又成了新的此岸，前方依然有着可望难即的风景。如此循环往复，直至人生的尽头。

站在花前，不由得想起故去的亲人。他们曾如此真实地存在过，笑声犹在耳畔，温度尚存指尖，可转眼间都已归于尘土。他们走时并未带走什么，只是像被一阵轻风吹散的云烟，悄然而逝。生命的脆弱，竟使人心头涌起一阵无力的惆怅。佛家讲轮回，讲因果，讲来世。然而我凝视这些花开得如此炽烈而决绝，却

只觉得它们像是在嘲笑人世的执念。花开了便只是开了，叶长了便只是长了，彼此从不相遇，从不相识，也从不相念。逝去的人亦如是，如溪水东流，一去不返。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，他们的容颜，他们的声音，他们的喜好，皆随一抔黄土而湮没无踪。岁月不计年，一晃又一秋，有人再见，有人再也不见，这世间总是事事值得，也事事遗憾。一辈子很短，短到来不及细算，蓦然回首，风景依然在，人已非少年。而彼岸花年复一年地开着，不管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不管有没有人记得它去年开花的模样。唉，人生实难，难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难在明知不可留而欲留之，难在明知终须一别而还要念念不忘。我们在这世间行走，犹如在无边暗夜中摸索，偶尔抓住一点温暖，便以为是永恒，殊不知不过是彼岸花瞬间的绽放。然而，或许正是因为这短暂，脆弱，无法重逢的绝望，才使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都弥足珍贵。即便花叶永不相见，花仍要开，叶仍要长，各自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人亦如此，即使知道终将永别，仍要在有限的光阴里，尽情地爱，去活，去铭记。花开不见叶，是它的宿命；叶长不见花，是它的轮回。而我们，能做的只是在花开的季节里，好好看花；在叶长的时节里，好好赏叶。

生活中我们每个人，都会有独自扎根的日子，也会有热烈绽放的时刻。不必纠结花叶是否相见，不必焦虑当下是否完美，只要像彼岸花那样，把每一个阶段都过好，把自己的颜色亮出来就很好。在困境中感到绝望时，不妨勇敢地迈进一步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“彼岸”。或是一次远行，或是一次与自然的亲密接触，或是与淳朴的人们真诚交流。在这些过程中，重新发现生活中的美好，找回失落的自我，实现心灵的救赎。从向生而死到向死而生，是一次心灵的涅槃，是对生活真谛的重新领悟。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保持一颗平静而勇敢的心，去追寻那片能让我们灵魂栖息的净土，让生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

情
感

旧卷犹存师墨痕 流年不忘传灯人

穆士兵

每年教师节这天，总是思绪翻滚。我曾是一名教师，更是有幸遇见过多位良师，但有一位，我常常想起，却迟迟不敢下笔——怕那思念的闸口一旦打开，汹涌的情绪便再也收不回。他就是裴俊华书记，我的大学党支部书记，入党介绍人，永远的人生导师。

1995年的夏天，是裴书记把我领进了党组织的大门。那年6月22日在曹山烈士陵园前的入党宣誓仪式上，他站在我身边，轻声提醒我“誓词要记在心里，不是念在嘴上”。那天的风带着松柏的清香，党旗在阳光下格外鲜红，我跟着他一字一句念出誓言，声音从发颤到坚定，而他看着我的眼神，像看着一棵终于扎根的小树苗。宣誓结束后，他找我谈了很久，第一次认真跟我说：“你是双优生，以后可以试试考公务员，能做更多实事。”可那时的我年轻气盛，总觉得该去外面“闯一闯”，补一补农村的课，吃一吃农村的苦。说白了，小甸中学的“校长帽子”吸引着我。于是，把他的建议当成了“安稳度日”的劝诫，没放在心上。

他没拦我，只是在我出发时塞了一摞教学资料，说：“去就好好教，但记得，累了、迷了，随时回来找我。”在小甸中学支教的几年，我见过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睛，也尝过基层教学的苦与难，偶尔写信跟他抱怨，他总在回信里说“经历是财富，但别丢了自己的方向”。支教结束，我回了学校，第一个找的还是他。

“学校办公室缺个秘书，我跟校长推荐了你。”他笑着说。在校长办公室当秘书的日子里，他成了我的“幕后导师”——写材料卡壳时，他教我“多站在全局想问题”；跟同事协调有矛盾时，他劝我“换位思考，以理服人”。那些细碎的点拨，像春雨一样，慢慢浇灭我身上的浮躁，也让我渐渐明白：他当年劝我考公务员，不是为了“安稳”，而是看透了我“适合做事”的性子。

后来，我下定决心考公务员，他比我还上心，帮我找复习资料，还特意找了几位在机关工作的老同

事给我讲经验。接到录用通知的那天，我第一时间跑去找他，他握着我的手，脸庞有些发红：“我说吧，你终会走上这条适合自己的路。”

没多久，裴书记特意从学校赶来省城看我。吃好后，我们一同入住京皖宾馆。走进房间放下行李，裴书记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，神情严肃起来。他认真且郑重：“孩子，你现在走上新岗位，有些话我必须得跟你讲。人这一生，千万莫伸手，伸错手就再也回不了头；千万莫睡错床，行差踏错一步，往后的路就难再走正。”我望着他满是关切的眼神，用力点头，把这些话一字一句刻进了心里。窗外的月光洒在他鬓角的白发上，那一刻我忽然懂得“亲情莫过父子，深情莫过师生”——在这异乡的宾馆房间里，他给予我的，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情，是如父亲般掏心窝子的守护。

日子在忙碌中溜走，我在单位渐渐站稳脚跟，偶尔给裴书记打个电话，他总说“挺好的，不用挂念我”。我竟真的信了他“一切都好”。直到几年后的一天，老同事突然打来电话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裴书记走了。”那一刻，时间仿佛瞬间凝固，我手里的笔“啪嗒”一声掉在桌上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整个人呆立在原地。过了许久才缓过神来，我抓着电话慌忙追问：“怎么可能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他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”

老同事沉默了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他的病痛已经折磨他好些年了，一直瞒着大家强撑着，走的时候很痛苦……”听到这些，我的心猛地一揪，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瞬间如潮水般涌上心头——每次通电话时他偶尔压抑的咳嗽，最后一次在京皖宾馆见面时他消瘦的身形和难掩的疲惫。我怎么就这么粗心，连他的痛苦都没察觉？我瘫坐在办公桌前，望着窗外阴霾的天空，泪珠砸在摊开的文件上。这么好的人，待我如亲生孩子般关怀教导，怎么要承受这么多苦难？满心的懊悔与自责翻涌上来，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，

那些没说出口的“谢谢”，终究成了永远的遗憾。

如今经手了无数文件、办了不少实事，可每当有人提起教育的话题，我总会想起在学校当老师的日子，想起裴书记站在讲台上的样子。因为我知道，如今的我，不仅学习工作习惯，甚至待人接物的方式，都带着他的影子；我能走上公务员这条路，全是他当年“传道授业”的功劳。他不仅是我的老师，更是我的“师承”——他教我的，从来不止是知识和方法，更是做人做事的根本。

一灯相续百千灯，传灯录上名无数。我把那本扉页写着“心有定见，行有方向”的笔记本放在桌前，对着字迹轻声说：“裴书记，您当年的话我记着，路也走对了。要是能再给您倒杯茶，说声谢谢就好了。”风从窗外吹进来，翻动着纸页，像是他在回应我。原来有些引路人，会永远活在他被照亮的人生里，从未走远。

采桑子二首·重访新四军根据地

戴健

青纱帐里显身手，成也来安。
胜也来安，火把高梁不夜天。
军民团结抗顽敌，昔日来安。
今日来安，融入合宁都市圈。
(来安宝塔新四军和老乡火烧高梁结庆祝胜利)

皖东抗日桥头堡，曾有天长。
曾改天长，罗炳辉留名客乡。
枪林弹雨沧桑地，记忆天长。
礼赞天长，新四军红旗宛场。
(为纪念罗炳辉天长曾改炳辉县)

诗词

